

· 体育资讯 ·

“人文奥运”在西方 ——读《奥林匹克产业的内幕——权力、政治与激进主义》

谭广鑫

(华南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1)

摘 要: 对《奥林匹克产业的内幕——权力、政治与激进主义》一书进行了翻译与评述。作者海伦·杰佛逊·兰斯基用批判的眼光对亚特兰大、悉尼和盐湖城奥运会的人权问题、贫困歧视、利益冲突和环境问题进行了剖析。我们应对西方在操办奥运会过程中背弃人文奥运理念的事例引以为戒。

关 键 词: 人文奥运; 奥林匹克产业; 海伦·杰佛逊·兰斯基

中图分类号: G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07)01-0141-04

Western nations' deviation from "Humanistic Olympics"

——Review of a book titled Inside the Olympic Industry – Power, Politics and Activism

TAN Guang-xin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 translated and reviewed a book titled Inside the Olympic Industry – Power, Politics and Activism. With an eye to criticism, Helen Jefferson Lenskyj, the author of the book, analyzed the human right, poverty discrimination, interest conflict and environment issues existed in the Atlanta, Sydney and Salt Lake Olympic Games. We should draw lessons from the incidents of western nations' deviation from the conception of Humanistic Olympics during their hosting of the Olympic Games.

Key words: Humanistic Olympics; Olympic industry; Helen Jefferson Lenskyj

鸦片战争结束后,大批仁人志士受到丧权辱国的刺激开始向西方学习,从林则徐“开眼看世界”到如今160多年过去了,差距并没有消失,可见缩小差距之艰、赶超强国之难。究其原因,我们并没有深入挖掘西方价值观的内核,没有长期不断的学术跟进和长远规划,只是移植了缺乏人文理念支撑的形式,这又往往会走入死胡同。引进和介绍外文名著是学习西方的一条重要途径,近日我们有幸拜读了《奥林匹克产业的内幕——权力、政治与激进主义》(以下简称《奥林匹克产业》)一书。

读罢该书我们不仅有些吃惊,“人文奥运”虽然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三大理念之一,但不管是“人文”还是“奥运”的概念都源于西方文化,从宗教改革以来西方已有了五六百年人文精神的滋养,加之西方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似乎“人文奥运”的理念在西方已经得到完美的体现。其实不然,作者从批判的眼光向读者揭开了从亚特兰大到悉尼奥运会整个竞选和筹办过程中阴暗的大幕。

《奥林匹克产业》作者海伦·杰佛逊·兰斯基(Helen Jefferson Lenskyj)女博士现就职于多伦多大学。她总是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奥运会对低收入人群、环境等方面的负面影响。由于她对体育一贯的批评态度,使有些人质疑她是否热爱体育。但她却曾说过:“如果我不认为体育是伟大的,我就不会从事20年的体育社会学研究。但是体育活动必须尊重人类尊严,考虑低收入人群生活状况并保护好环境。”^①兰斯基把奥林匹克称为产业,这是由体育的经济功能决定的。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商业开发挽救了现代奥运会,但体育商业化已经背离了顾拜旦所推崇的美与尊严的奥林匹克审美理想,因此称奥林匹克运动为产业也是作者一种辛辣的讽刺。

《奥林匹克产业》一书共分为10章,前5章分述了从亚特兰大到悉尼奥运会整个竞选和筹办过程鲜为人知的内幕。第6到10章对前面的内容进行了一番概括,作者通过几个视角加以详述。

收稿日期: 2006-09-21

作者简介: 谭广鑫(1982-),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体育人文社会学。

1 奥林匹克产业面临国际抵制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抵制团体开始反对奥林匹克商业化和奥运会对环境的破坏,他们要求国际奥委会对现有体制进行全面改革。这些抵制活动有以下几个特点:世界范围、手段多样、性质极端和激进。作者明确指出1995年,长野、悉尼、多伦多、盐湖城和其他地方抵制团体利用电子邮件、网站、电话等现代化通讯工具骚扰和攻击当地市政府和奥委会。多伦多的激进组织在1989-1990年间,曾经向国际奥委会部分委员发出过死亡威胁,并利用当地媒体进行恶意攻击。这些抵制活动究其原因还是这些商业化压抑了人性,没有让所有人获得自由发展的空间和机会,迫使大众联合起来抵制奥运会^{[1]122-123}。

由于举办地部分大学设施被用于承办奥运会,一些大学生还要充当志愿者,这些大学的课程不得不压缩并对学生收取了一些额外的费用,激起很多大学联盟的抗议。这些大学认为只有少部分的北美和澳大利亚的大学允许当地居民利用学校的娱乐设施,大部分学校排除校外人员进入学校或要收取一定费用。因此,作者认为大学体育场馆被奥运会利用合情合理是错误的导向。为此大学管理机构纷纷利用法律手段保障正常教学,抵制奥运会进入校园^{[1]126}。兰斯基在书中提到志愿者的工作繁重紧张且毫无报酬,悉尼奥运会期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一群学生组织了一个讽刺奥运会的团体,他们如此评价大学生志愿者:“一周工作70小时马拉松式的劳动,坚持下来的胜利者下周仍将继续工作,所以胜利者也是失败者。吞噬大学生志愿者骗人的铁人竞赛。”^{[1]129}此时我们更应该倡导人文精神,关爱每一位志愿者切身感受,体现奥林匹克的人性化管理。北京奥运会在利用大学生志愿者时应充分考虑每个人的价值,体现人文关怀,彰显北京人文奥运的理念,不应使社会本位的意识压抑大学生个体的发展。

2 亚特兰大与悉尼的弱势群体

作者认为,虽然亚特兰大和悉尼由于获得奥运会举办权而使整个城市为之荣耀,但无家可归者和土著人分别阻碍了两个城市奥运会的进程。亚特兰大城市人类学家查尔斯·鲁塞瑟(Charles Rutheiser)用“假想工程”这个词语来描述亚特兰大奥组委和商界精英希望把亚特兰大建设成为国际型大都市和“人类人权之都”的想象。鲁塞瑟和其他学者明确提出,实际上奥运会激化了亚特兰大的社会问题并深化了白人与黑人、富人与穷人、城中人与郊区人、移民与本地人之间的差异^{[1]136}。

亚特兰大市竞选奥运会举办权时,全市大约有30%的人生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无家可归者有22 000~28 000人。市长梅纳德·杰克逊(Maynard Jackson)为此建立了亚特兰大奥林匹克发展合作组织(CODA),但奥林匹克发展合作组

织的很多允诺都成了泡影。该组织曾许诺所有的无家可归者都可以获得有保障的食宿,但这些底线都被忽略了,4个原本用于无家可归者避难的教堂地下室也被挪用于奥运会的后备住宿地^{[1]135}。为了树立城市形象,维护良好的市容,1994年,佐治亚州政府通过了允许警察在公共场所逮捕暴力分子的法律,这项决议使警察逮捕了超过9 000名无家可归的非洲籍美国人,他们中的90%住在亚特兰大。1995年亚特兰大市政府通过法律禁止无家可归者躺在公园的长椅上以及在公园内取消公共卫生间^{[1]139}。这一系列法律使无家可归者无处藏身,剥夺了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权利。

20世纪90年代歧视土著人问题在澳大利亚持续升温。澳大利亚白人对土著人文化的偏见有一段很长的历史。为筹备悉尼奥运会政府侵占了大量土著人和低收入人群的房屋,被称为奥林匹克走廊的地区,指的是12 km长的从市中心海港到西部城区,准备筹建奥运村和部分场馆。这一地区以前大部分都是低收入人群居住地,居住在西部城区的大部分都是没有技术的工人、土著人和离异的个人,失业人口占38%^{[1]140}。另一处布鲁克地区被澳洲土著人认为是自己的发源地,1997年由于白人和黑人青年在布鲁克地区犯罪和毒品问题的增加,物业公司清理了一些临建房屋。1999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召开之前,政府取消了对布鲁克地区的资助,把大批居民赶出这一地带。土著法律服务组织前主席莱亚·蒙罗指出:“这是一个人权问题,而不仅仅是降低犯罪率。”奥运会结束之后,在被侵占土地上新建的所有新房屋都将按市场价格出租和出售,政府根本没有考虑这一地区原住民的利益^{[1]142}。

3 绿色的奥林匹克阴影

人文精神有极强的普适性,绿色奥运提出是出于对环境保护的考虑,破坏了环境即破坏了人类生存的家园,落脚点又回到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可持续发展的体育是相对较新的概念。除了高尔夫和高山滑雪对自然环境有明显的破坏之外,20世纪80年代以前许多体育活动逃脱了环境激进主义分子的注意。国际奥委会使用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的定义,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现代人的需求也不损害后代人的需求。国际奥委会2000年悉尼奥林匹克全会做出了一个更容易被人理解的定义,奥林匹克学者认为是“两代间的平衡”作为当代的责任确保和提升“我们下一代环境的健康、生物多样性并使生活富有活力”。

环境问题最早同奥运会举办城市联系在一起是在1972年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由于环境破坏等原因,通过两次全体市民投票,否决了国际奥委会提供给该市的1976年冬季奥运会的承办权。1991年国际奥委会修改了宪章,引入了必须确保以对环境负责的态度出发举办奥运会的条款。国

际奥委会要求竞选城市需要对所有的场馆和器材进行环境评估，特别要注意对周围社区、文化遗产、保护物种、湿地和山区以及其他脆弱地带的保护。国际奥委会还印制了《体育与环境手册》和在网络主页上标示了竞选城市的环境标准^{[1]157}。

在竞选过程中悉尼奥组委对环境问题做出了完美的承诺，但是，实际上悉尼奥运会的设计者和组织者对社会和环境问题关注度很低。兰斯基提到悉尼奥运会破坏自然环境扩建了奥运网球场，造成红布斯湾奥运场馆毒气污染事件。1997年新南威尔士州政府调查报告指出奥运场馆周边水和土壤污染物包括：二氧芑、石棉、邻苯二甲酰和重金属的有害的化学成分。由于红布斯湾奥运场馆的毒气污染，绿色和平组织组织了多次具有教育意义的环境保护行动，他们清理了奥运场馆周边的垃圾并拆除了50个障碍物，吸引了很多媒体和公众的注意^{[1]164}。悉尼《赫拉得报》环境版编辑穆雷·霍加斯由于报导了此次环境危机，遭到了悉尼奥组委的起诉，甚至奥组委的官员逼迫霍加斯公开声明最后一个毒气场已经被清理^{[1]168}。

4 大众媒体和奥林匹克产业制造了和谐的声音吗？

人文精神涵盖了一系列的关键词，如平等、民主、自由等，而言论自由是自由的重要体现，不同城市媒体对待奥林匹克产业的态度不尽相同，奥组委和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大众媒体的言论自由。新马克思主义一贯宣称权利的实施是通过理念的控制而不是军队。舆论被政府小心的控制和管理，复杂的社会问题，不能以全景、自然和反政府的论调报导给公众。

作者指出亚特兰大1989年开始竞选时，当地唯一的日报《亚特兰大宪章报》(Atlanta Journal Constitution)即委派经济版编辑奥利弗等人报导竞选活动。但奥利弗扮演了观察家的角色，很少披露任何奥林匹克筹备工作的危机。亚特兰大无家可归者团体领袖彼蒂曾声明：“当地报纸只是‘奥运会时事通讯’，5年来没有任何批评文字在报纸上出现。”直到1996年全世界的媒体涌入亚特兰大，贫困问题才被公之于众^{[1]183}。

澳洲政府借鉴1936年柏林奥运会利用媒体宣传的成功经验，加强了对媒体的控制，为奥运筹备造势。前任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奥运事务大臣布鲁斯·贝尔德披露说：“他曾同大部分媒体进行了沟通并达成了协议，包括《每日电讯》、《赫拉得报》都从竞选委员会获得了利益。”在悉尼奥运会筹备过程中，《赫拉得报》扮演了双重角色，早先的一些文章没有批判精神完全是为竞选服务。1994年《赫拉得报》开始揭露悉尼奥运丑闻，报纸发表了一篇讲述悉尼奥组委如何从北京手中窃取奥运会承办权的文章。这篇题为《粉碎中国》的报导，聚焦前任奥组委主席迈克·乔奇如何指使伦敦媒体

吸引公众目光关注中国人权问题，这篇文章马上引起了全世界的轩然大波^{[1]180}。

盐湖城的媒体捍卫了自己的尊严，1999年1月盐湖城主要日报《盐湖城论坛报》记者哈灵顿和其他一些报纸揭发了盐湖城竞选委员会主席汤姆·威尔士的竞选丑闻。记者们认为大量公共资金被竞选委员会支付了国际奥委会委员高昂的餐饮和娱乐服务，而政府在知情的情况下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早在1988年盐湖城在国内竞争竞选权时，威尔士曾抱怨说：“哈灵顿对体育场馆经营状况的报导，以及对赞助商、广告商的警告可能会破坏整个竞选。”哈灵顿的老板警告他如果继续他的批判将被开除出报社。而哈灵顿却继续捍卫自己的天职，1994年，他在《盐湖城周刊》中忽视了滑雪场对当地环境的破坏，为此他被体育商喻为“撒谎者、可怕的人”^{[1]127}。盐湖城的媒体倡导的言论自由和坚持不懈的揭发最终导致国际奥委会展开了深入调查，开除了贪污严重的委员并被迫进行不彻底的体制改革。

5 《奥林匹克产业》对北京奥运会实现“人文奥运”理念的借鉴

(1) 加强奥林匹克教育，提高国民素质。

作者在书中指出的西方背离“人文奥运”理念的事例比比皆是，隐藏在这些现象背后的是奥林匹克教育基础工作并不扎实，大众没有全面的理解奥林匹克运动的文化价值才会带来抵触的情绪。伟大的奥林匹克精神必须通过奥林匹克教育深入人心，相对于西方，我国接受奥林匹克运动影响较晚，迄今开展的奥林匹克教育远远不够，有关部门应组织奥林匹克专家编写更多、更好，适合中小学生学习阅读的教材和读物，在广大中小学普及奥林匹克教育。用奥林匹克的人文理念感召我国年轻一代，使他们能利用所接受的奥林匹克教育为自身全面发展服务，从而进一步弘扬奥林匹克文化。

中国是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礼仪之邦”，北京奥运会是我们展示中华泱泱大国文化的舞台。最近，部分出国旅游者表现出来的不文明行为，损害了中国“礼仪之邦”的形象，引起了海内外舆论的关注和批评，群众反应强烈，为此中央文明办印发了《提升中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行动计划》的通知。为把北京奥运会办成文明奥运，展现中国人良好形象，必须提升国民素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这既是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举措，也是增强中国软实力，塑造我国公民良好国际形象的迫切需要。

(2) 关爱弱势群体，构建和谐社会。

作者在书中用很大篇幅描述了亚特兰大和悉尼的弱势群体在奥运会举办过程中遭到社会冷遇的事件，这为我们的筹备工作敲响了警钟。目前北京户籍人口超过1170万，而流动人口则有600万人之巨，这600万流动人口为北京的城建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对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城市管理却

是一个巨大的包袱。“人文奥运”的理念要求尊重人权,“乐善好施”、“扶弱济贫”是中国人的传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善良本性。奥林匹克运动强调体育人文精神,高扬人类的美与尊严,强调体育是人类和谐发展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进而促进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建立。关爱北京弱势群体,体现“人文奥运”的理念,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3) 加强舆论监督,杜绝腐败现象发生。

作者在书中指出,由于舆论缺乏强有力的监督,部分媒体的曲笔回护,破坏职业操守的行为,玷污了神圣的奥林匹克精神,国际奥委会也因此颜面扫地。腐败与兴奋剂问题已成奥林匹克运动两大顽疾,能否根除腐败决定着奥林匹克运动的命运。我国在中小学普及奥林匹克教育的同时,应对媒体从业人员、志愿者进行岗前培训,全面学习奥林匹克知识,为传播奥林匹克运动做出贡献。在北京奥运会实施的全过程,我们必须引入法律监督机制,加强反腐力度,杜绝腐败现象发生。

“垄断性机构自身具有巨大的潜能,国际奥委会拥有的无形资产是它的生命。现代社会中很难保持这样一个机构的巨大价值和独立性。一旦发生腐败事件或无能为力的破坏性事件,一些本应负责任的人和组织却逃避了责任或很难得到应有的惩处。”^{[1][19]} 奥林匹克产业在1998~1999年间发生的事情验证了英国奥林匹克学者克里斯托弗·希尔的这段名言。对奥林匹克竞选过程腐败和贪污事件进行惩罚在短期内很难办到,对于国际奥委会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奥林匹克产业支持者,特别是那些可以获利的个人和商业机构继续花言巧语的表现出对奥林匹克产业改革的无限钟情。

歌德在其名著《浮士德》中有一句名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理论之所以变成了灰色,缘于脱离了鲜活的社会生活,缺乏人文关怀而沦为冰冷的理论。本书可贵之处,是其植根于实践,又始终贯穿人文关怀之情。

2008年北京奥运会正匆匆向我们走来,竖立在全国各地的奥运倒计时时钟的嘀嗒声仿佛印刻在每一位国人的心中,我们能为奥运会做点什么,奥运会能为我们留下什么?都应以人文精神的理念来审视。我们不要忘记顾拜旦所推崇的现代奥运会应该继承古奥运会美与尊严的崇高目标,奥林匹克精神应一贯如一地落实到实践中去,雅典奥运会赛场周围并没有多少广告,商业氛围不浓,国家经济虽受到了损失,但弘扬了民族精神与深厚博大的古典传统文化。百年奥运,中华圆梦,作为西方的文化母国,希腊应是我们学习的典范。请记住兰斯基向我们讲述的发生在亚特兰大、悉尼和盐湖城的人权问题、贫困歧视、利益冲突和环境问题,我们应致力于使背弃人文奥运理念的不和谐音符在北京奥运会上消失。

注释:

① <http://www.vancourier.com/issues02/053202/news/053202nn6.html>.

参考文献:

[1] Hellen Jefferson Lenskyj. Inside the Olympic Industry power, politics, and activism[J].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0.

[编辑: 邓星华]